

英國新任外相司徒華

李少唐

堅決「於此四十年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間」辭職求去。凡此種種，姑不論其是否爲表面的說詞，亦足尖銳

一葉知秋 · 布朗辭  
官求去

在世界黃金潮波濤洶湧、英鎊虛於風雨飄搖、工黨政府內外交困、英國舉國陷於危疑震撼之際，英國外相喬治布朗（George Brown）猝然據憤辭職脫離韋爾遜內閣之舉，似乎使英倫三島一九六八年的天空的陰霾更深沉，而與之同時的聯邦部的合併及英國的提早退出遠東地區，更足兆示大英國協的解體與沒落。

英國傳統的責任內閣制，要求閣倫可為殷鑑。可是韋爾遜在近年來的員就內閣會議中「所有的動議、討論逆境中却時以近乎「總統制」國家元首的三去就職及推動英國「內閣一事

以表現英國傳統政治原則在迎拒時代「逆流」中的適應方式及能力。

主張」，除非辭職，閣員無權與內閣採相異的立場。換句話說，閣員如果辭職，亦便表示不願負擔連帶責任。另一方面，首相權力雖大、地位雖高，但對於閣員終不能任意驅遣，且首相如不能兼聽衆議，異中求同，鮮有不招致失敗的，麥唐納、張伯

的誠意合作，尤其當國家發生重大事

務，所以有時在外極便可能危及一  
切公私問題糾葛的風暴而始終屹立不  
動，却再不能容忍韋爾遜「專斷獨行  
」的作風，他在向國會報告時，更坦  
率說明：在處理黃金危機及過去其他  
外交問題時，韋爾遜未和他磋商，侵  
害了他的職權，是一種獨裁行為云云  
，他爲了「維護英國民主政治原則」，雖然内心「不無遺憾」，仍不得不

的中立角色，雖然有時不免過分姑息養奸，但從另一角度觀察，在某些事件中，英國人所提的緩和衝突的貢獻仍是不宜完全抹煞的。布朗辭職對世局雖不致產生很大影響，但却可以意味着英國的政治在長久的壓力困擾下，似乎漸漸失去了一貫的「冷雋」，而英國在權力衡量的天平上也將逐漸減輕所佔的比重和份量。



受命接替。司徒重作馮婦

布朗三月十六日辭職被接受

• 司徒華 ( Michael Steward )

接任，使這位現年六十二歲的工

相的寶座——之所以爲「戲劇性

」，因為司徒華本身雖缺少外交

經驗，但每逢韋爾遜內閣的外相

雖然，就個人性格而言，布朗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奇突而難以捉摸的外相」，而「事實的真象是：布朗不適宜任外相職務」；雖然，許多報紙又以為布朗攢掉紗帽只是其政治生命的外殼，於工黨、於英國、於世界並無重大影響，但是，布朗一向醉心於「外相」職位，認為除首相外，是政府中「最重要而有趣」的職位，此番竟然辭官求去，若加以追究研析，家少掉一個栩栩生動的描述對象，而應有其更深一層的意義。

原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工黨政府功的，司徒華得兩度出掌外交，其「上台甫及一百天，韋爾遜倚爲左右手機會」或可謂之意外，但其「任命」的外相華克突在議員補選中意外失敗，却絕不是偶然的。

而喪失閣員資格，時任教育及科學大臣的司徒華遂受命接替。當時，英國爾遜有數的親信之一。此次韋爾遜在內外對於此項任命均極感意外，咸以空前危機中，對布朗的挽留既有所不爲是歷任外相中「國際聲望」最少的能，而將司徒華調離經濟事務部，除一個，許多敏銳的觀察家更因此揣測可能是如一般所推測的加強其本人對司徒華只不過是「喜歡出面搞外交」外交事務的控制外，對於司徒華未嘗的首相韋爾遜的另一「自我」而已。沒有相當的「保全」和「提攜」作用。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韋爾遜宣佈緊縮計劃，司徒華始轉任經濟事務部，的「無名小卒」晉升至韋爾遜、布朗當時接替他的，恰是他今天接替的布朗。

如果從出身、外型或作風上加以比較，司徒華和布朗無疑屬於兩個不必然會繼韋爾遜之後爲工黨領袖，相同的類型。布朗出身微賤，白手成家，在政治圈中應付裕如，活躍奔放，雖時遭疵議，仍鋒芒畢現，風頭甚健。司徒華則爲典型的英國中上階級子弟，自十六歲加入工黨，廿五歲開始

第四，司徒華有着他人難以企及的政治活動，二次戰後工黨執政起實際的學術修養。早年以獎學金入牛津大參加政府工作，數十年來平順篤實的學，精研韋爾斯、蕭伯納等文豪的著政治生涯，使他吸收了不同的經驗，作，其後並與英國名政治學教授拉斯

基比鄰而居，時相過從，而深受其影響。如果從出身、外型或作風上加以比較，司徒華和布朗無疑屬於兩個不必然會繼韋爾遜之後爲工黨領袖，相同的類型。布朗出身微賤，白手成家，在政治圈中應付裕如，活躍奔放，雖時遭疵議，仍鋒芒畢現，風頭甚健。司徒華則爲典型的英國中上階級子弟，自十六歲加入工黨，廿五歲開始

第四，司徒華有着他人難以企及的政治活動，二次戰後工黨執政起實際的學術修養。早年以獎學金入牛津大參加政府工作，數十年來平順篤實的學，精研韋爾斯、蕭伯納等文豪的著政治生涯，使他吸收了不同的經驗，作，其後並與英國名政治學教授拉斯

也孕育出他獨有的政治家的特殊風範，事實上，在像英國那種具高水準的

國會及政治圈中，任何政治家如果能夠脫穎而出且維持令譽於不墜，也斷不是泛泛的修養和一時的表現可以奏。如對於工黨政府所支持的美國對越

政策的立場，都加以堅定的維護以應付來自黨內左翼力量及各方面反戰份子的攻擊。同時，兩人都是主張英國積政，司徒華遂得到實際參加政府工作的機會。在當時艾德禮內閣治下，司徒

極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急先鋒，因此外間認爲英國外交政策今後將不致有重大改變。此外，司徒華更一向強調一個「更廣大的歐洲」，並慣於以傳統而慎重的手法來解決問題，這種方式當是歐陸各國政府所歡迎的。更多的認識，也使他建立起廣泛的知識及經驗基礎，而逐漸晉升到工黨決策階級的地位。

## 身世經歷・且待細說從頭

首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六五年一月出任教育及科學部長，繼於一九六五年一月——六六年八月接替外相，又

司徒華於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六日生於倫敦東南，髫齡喪父，由其母扶養成人，在公立學校及牛津大學接受完整的學校教育，其後即擔任中學教員及高級中學校長。

一九三一年，司徒華以工黨黨員身份第一次在西萊維翰參加選舉，僅以二萬四千票敗北。四年後再度參加一九三五年的選舉，終於脫穎而出，

外交舵手，今後在任上的表現如何，

實將不僅只決定或影響其個人的事業前途而已。

區英國情報機構服務，隨而在陸軍教

育軍團獲得上尉官階。一九四五年戰

事結束後，即競選國會議員連任迄今

向」及「現代政府形式」著作二種問世。